

鄭清文

短篇小說選 3

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

吳三連文學獎

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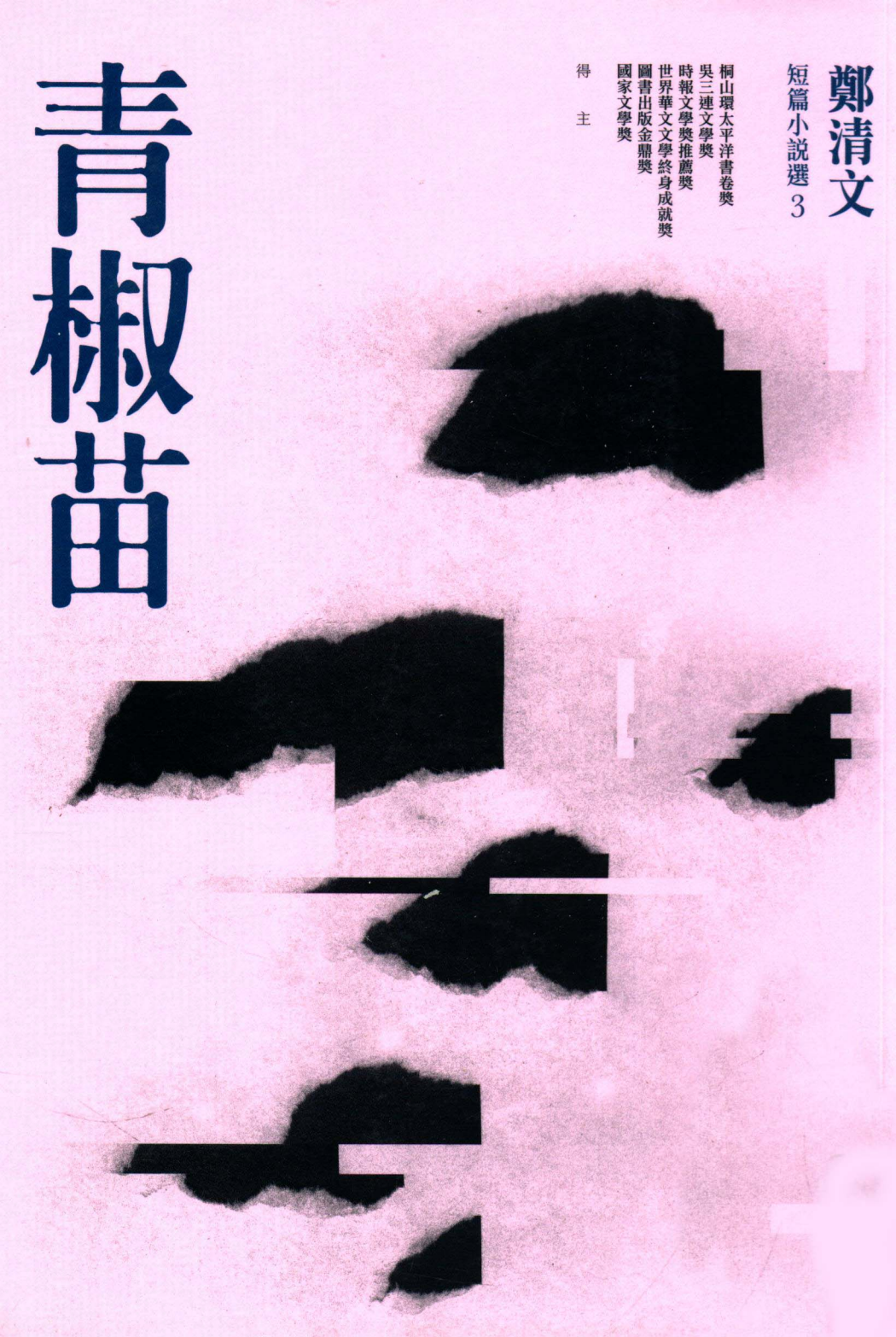
世界華文文學終身成就獎

圖書出版金鼎獎

國家文學獎

得主

青 椒 苗



麥田文學 260

青椒苗

鄭清文短篇小說選3

作 者 鄭清文
責 任 編 輯 賴雯琪 林秀梅

副 總 編 輯 林秀梅
編 輯 總 監 劉麗真
總 經 理 陳逸瑛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 2-2500-7696 傳真：(886) 2-2500-1966、2500-1967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78822 傳真：(603)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封面設計 小子設計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12年9月1日

定價／350元

ISBN：978-986-173-809-3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鄭清文

短篇小說選 3

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

吳三連文學獎

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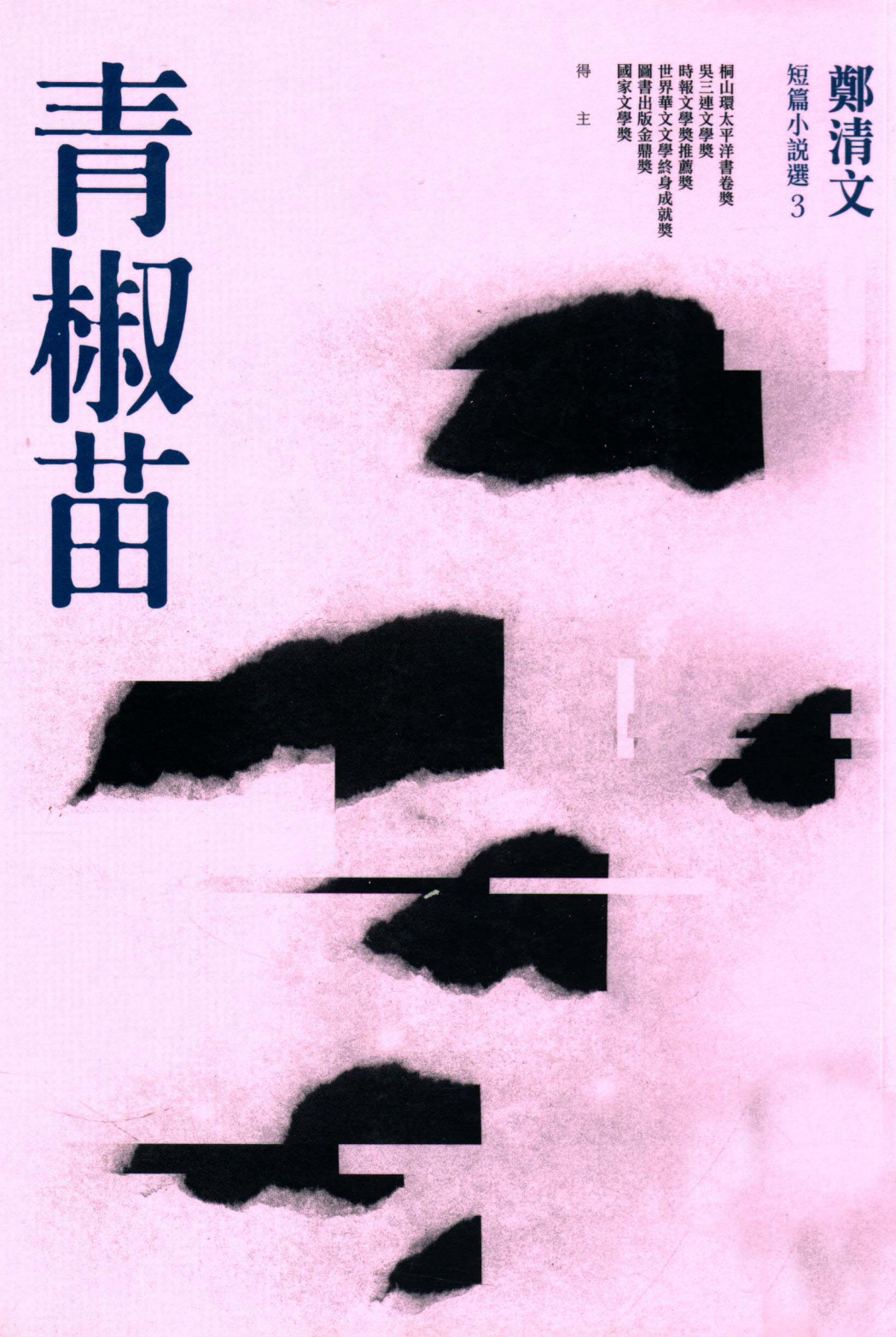
世界華文文學終身成就獎

圖書出版金鼎獎

國家文學獎

得主

青 椒 苗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ight pink color. Scattered across this background are several large, irregular, black ink blotches or stains. These blotches vary in shape and size, some appearing as solid black shapes while others have a more textured, ink-like quality. They are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middle left, and lower right areas of the page, creating a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pink background.

那個地方，我住過。那些人，是我的親人。

敬天 愛人 召喚種種本質 向生命致上最大敬意
國家文藝獎得主 鄭清文 繼【鄭清文小說全集】後最精選

馬路開了，他們不再耕作。傳統村莊普遍遭遇的土地變遷與道德問題——【屋頂上的菜園】

天災人禍，崩解的除了土地，還有早已傷痕累累的親子情——【土石流】

被病痛折磨的阿公，以鄰人的偏方殺貓作藥引，仍救不回親人生命的無奈——【貓藥】

站在社會變革第一線，記者正面臨一樁政治的寓言——【中正紀念堂命案】

雙雙對對，成大富貴。有情人手裡握著的收藏品，是形單影隻的無緣印記——【搜集者】

狼來了，學院內師生間學術與身體角力的敏感界線對決——【狼年記事】

成長記憶，家族與個人的命運再度變身交錯——【青椒苗】

青春苦澀戀愛夢。你我一再錯過，是否會有盡頭——【大和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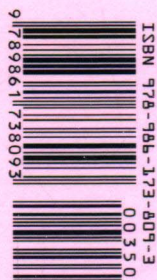
勾 勒斯土斯民鮮活輪廓，小說家鄭清文寫其熟悉的土地，以文字圈圍，道出身邊人事情感的隱密之音；他的文學眼光，始終離不開台灣這片不斷變化中的母土。小說以簡潔筆法貫穿全冊，不管是舊社會鄉村人物或現在正發生的社會政治事件，鄭清文書寫平淡人情，透顯文字結實的力量，照映世代人物的生存情境。

他們都怪起阿霞來，都是她不知見笑，死賴在下埔仔。

有人說要和她換地，有人說應該重新分配。

阿霞並沒有拿小鐮刀。

誰說，誰要換，請他來見我。——【屋頂上的菜園】



cite 麥田出版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建議分類：小說／華文文學
RL1260 NT\$350 HK\$117
ISBN 978-986-173-809-3

鄭清文
短篇小說選
3

青椒苗

鄭清文
著

目次

屋頂上的菜園	005
土石流	023
貓藥	047
中正紀念堂命案	065
收集者	095
狼年記事	127
青椒苗	153
大和撫子	179
後記	297

屋頂上的菜園

戰爭結束後不久，三哥從新幾內亞回來下埔仔。

三哥大我十歲，當時是虛歲二十四。

大哥曾經去舊莊學過木工，現在回來家鄉耕農，耕地並不大，只有七、八分地，是賤來的。三哥去過海外，算是見過世面，有意在耕田以外，另求出路。

他在戰地，當過日本軍醫的衛生兵，學到一點醫藥常識，回到家鄉以後，就替人看病、打針。很明顯的，他想做醫生。他購置一些簡單的醫療器材，也買了一些藥。有時，他也會把人家寄賣的藥包拿去使用。

那是一個冬天，下著細細冷雨，我回到鄉下，看到三哥穿著長統馬靴，在泥濘的田路上行走，正要去替人打針，看來有點威風，也有點滑稽。當時，一般而言，農民都是赤腳，尤其是下雨天。三哥穿的馬靴是借來的。四哥大我七歲，是個道地的農夫，看了三哥的樣子，說要打扮應該靠自己的能力。

另外的一次，三哥同意我跟他去替人打針。他告訴我，注射藥有三種，一種是普通的藥，是白色標籤，一種是劇藥，是紅色標籤，一種是毒藥，黑色標籤。

我聽了，大吃一驚，沒有想到，毒藥也可以注射，可以打進人體裡面。

他拿出兩個比手指頭還小的玻璃瓶，一個裝白色藥粉，一個裝蒸餾水，用銼石在凹頸上輕輕的鋸了幾下，從凹頸折斷，用注射筒把蒸餾水打進白色藥粉瓶，再把注射液抽出來。我一看，裝藥粉的小玻璃瓶上面貼的是黑色標籤。

三哥說，那種藥叫「六〇六」，是德國人和日本人共同開發出來的。他們一共做了六〇六次不同的實驗才成功，所以叫「六〇六」。

「是六〇六次喔！」

三哥一再強調，對那種堅毅不拔的研究精神表示萬分的欽佩。

六〇六是專治梅毒的特效藥。當時，我還不很清楚什麼是梅毒，只知道是性病的一種。當時，性病叫花柳病，有些醫生的招牌，還用大字標明是花柳科。

我知道有一種花柳病叫生樣仔，樣仔就是芒果。病人在膀邊（鼠蹊部）長出像芒果一般的腫瘤，走起路來很不自在。當時，我們小孩看到玩伴走路有點異樣，就會笑他是不是生樣仔了。

三哥很小心，用消毒棉一再拭擦注射針。他們說這種藥只能打進血管，不能碰到皮膚，否則會爛掉。

病人叫阿炎，也是個農夫，住在柯厝。柯厝裡面全是親戚，都姓柯。

阿霞是阿炎的妻子。她的臉圓而大，眉毛彎彎的，不粗也不細，卻很黑。她的眼睛很大，看來很誘人。她長得不高，是豐滿型的。她最大的特色是白皙的皮膚，好像是永遠曬不黑的樣子，在鄉下是很少有的。她用白皙的雙手端茶給三哥。

過了一些日子，有人發現阿霞懷孕了。

「那是不可能的。」

梅毒病人可以使女人懷孕嗎？有人問三哥。三哥說有可能，不過有時會生下殘缺的孩子。

但是，大家還是不相信。而且，後來阿霞生下來的孩子，卻是眉清眼秀，又健康又可愛。

在戶籍上，孩子姓柯，是阿炎的兒子。阿炎有後代，柯家也有後代了。

「那不是阿炎的種！」

大家懷疑阿炎的父親阿發叔。阿發叔平日愛喝酒，也愛玩女人。這一點，他們父子很像。阿發叔就曾經和外村的女人發生了關係，人家打到家裡來，還罰他在廟前演了一場戲謝罪。

「一定是阿發做的！」

親戚和鄰居都這樣說。

在三、四十年前，在過溪仔那邊曾經發生過一件很可怕的事。

過溪仔，雖然和三哥這邊的下埔仔，只隔著一條小溪，走路也不過是三、四十分鐘的路程，卻因為那邊靠近山區，比這邊更加偏僻，也更加封閉。

那邊有一個年輕人，叫游阿成，還不到二十五歲，就染上了癩瘡（癲瘋）。當時，一般認為癩瘡是會傳染的，必須隔離起來。阿成被強制送到專門收容癩瘡病人的「樂生院」，終生不能回來。

阿成是獨生子，他一走，他們游家就沒有人來傳宗接代了。

不料，阿成離開後，他的妻子阿雪卻懷孕了，而且生了一個男孩。村民逼問她，她堅持是阿成的兒子。

「那是不可能的。」

阿成離家，已超過一年以上了，怎麼算也不可能是阿成的。村民叫阿雪跪在大眾爺前面發誓。大眾爺是主掌賞罰的神，阿雪看到大眾爺，就全身發抖，終於承認孩子的父親是他的阿公。

「阿公爸。」

這個名詞，立即傳遍了過溪仔整個村子，以及附近的村莊，下埔仔的人也全都知道了。

最悲慘的事是，兩個大人無法忍受村民的恥笑和欺侮，一起上吊自殺了。之前，小孩也先被捏死了，游家也只剩下被關在癲癲病院的病人了。實際上，游家是絕子絕孫了。

他們自殺之後，不到半年，相繼有三個村民上吊了，裡面還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年家。許多人都說，看到了阿成的父親和阿雪，手拿著繩子，套成一個圓圈，在村子裡走來走去，尋找著每一個叫他們「阿公爸」的，笑他們的，罵他們的，向他們吐口水的，推過他們的，打過他們、踢過他們的人。

這引起了全村子的恐慌。他們看到了繩子都會害怕，不管是在地上，在牆上，或掛在樹上或屋梁上的。他們不敢碰各種繩子，不敢踩，甚至連看都不敢看。很多村民搬走了，村子也變得更加稀微了。

這種事，持續了二、三十年，一直到阿成在癲瘋院過世之後，才慢慢的被忘掉了。不過，現在，「阿公爸」兩個人自殺的屋子，已變成了鬼屋，還沒有人敢去動它，四周長滿著芒草和其他雜草。

阿公爸的事件雖然過去了，「阿公爸」這個名詞卻傳了下來。阿霞懷孕生子以後，大家又記

起來了。

阿霞的孩子也是男的，很快的就有人指著阿發叔叫他「阿公爸」了。

不過，不到三個月，阿發叔在土地公塚摔死了。土地公廟在小溪邊的高崖上，前面有一條小路。有人說，是因為阿發叔喝醉了，失足掉了下去。但是，也有人臆測，說他是被人推了下去的。

那以後，有人說在沒有月亮的夜晚，曾經看見阿發叔站在土地公塚上，滿身是血。他好像在跳舞，也好像在摸索。有人說，他在尋找仇人。從此，晚上就很少人敢從土地公塚經過了。

「阿公爸」是死了，阿霞並沒有自殺。她決心耕田，一面照顧丈夫，一面撫養孩子長大。

阿炎在孩子五歲的時候死掉了。聽說是病毒傷害到腦，他差不多變成了癡呆，連下身都爛掉了。

阿霞他們有一些地，是阿發叔和他的兄弟共有，一起耕作的。阿發叔一死，阿炎又完全無法耕作，那些兄弟就想吞掉它。當時，會有人說阿發叔是被推下去的，一方面是他做了那種讓族人蒙羞的事，另一方面也和有人想吞沒他的田產有關吧。

他們打算給阿霞一點錢，叫她把土地讓出來，這樣也可以逼她離開下埔仔的柯厝。阿霞就是不肯，說她可以耕作，如果他們要用強的，她手裡拿著割稻子用的，有齒形的鋒利的小鐮刀，說要跟他們拚到底。

他們只好變更計畫，改用分產的方式，把一塊接近埔尾的狗屎地分給她。因為她分到的，同

樣是七分多地，卻是離家最遠，也接近墓地，是多石頭的貧瘠的赤仁土地。

分產之後，親戚和鄰居，不但不幫助她，反而處處為難她。在缺水的時候，他們反而把水閘堵住，不讓水流入她的田。相反，水量太多時，他們反而把水閘打開，讓水淹沒她的稻子。田水是農人的命脈，農人時常為了田水而發生爭執，甚至發生械鬥，鬧出人命。

對阿霞而言，女人耕田最大的困難是像犁田這種粗重的工作。不但要駛牛，而且要拉抬犁或手耙這種笨重的農具。

親戚和鄰居好像聯合在一起，不幫助她。

三哥，有時會去幫助。那些親戚和鄰居也會來勸阻。但是，三哥說那是阿炎拜託他的。阿炎是他的病人，他一句話也不會提到阿霞。

在村民的心目中，和阿霞的事相比，阿炎玩女人，染重病，似乎是很平常的了。

除了種田，阿霞也留一部分的田種蔬菜。阿霞選擇種蔬菜，是因為種蔬菜雖然所花的手工和時間比種田多，卻可以省掉一些更粗重的工作。不過在當時，鄰近的一般農夫的做法正相反。他們怕人手不足，寧願選取粗重的工作，只利用冬天的農閒時間，種一點蔬菜。他們笑阿霞自不量力，也笑她那不種稻子的田。

阿霞的想法不同。她願意多用一點時間。後來才發現，種菜的收入有時還比稻子好，只要種對了種類。那些親戚和鄰居，竟也學著她，留下一些田不種稻子，而改種蔬菜了。

但是，他們對她的敵意並沒有減退。有一次，看她種的蔬菜長得特別好，竟有人在晚間，偷

偷的放水淹她的菜園。

下埔仔這個地方，本來是個很單純的農村，而且保有一種善良的素質。他們種水果，或果菜，怕人偷竊，有時也會放蠱，在果園或菜園埋下一些尖利的竹片，有時還泡過尿，以增加毒性，防止外人闖入。

大哥曾經告訴過我，放蠱必須立蠱牌，明告他人。放蠱只是警告，不能存心傷人。但是，竟有人在阿霞經過的田路上悄悄放置鐵夾子。他們說最近有白鼻狸出現，偷吃水果。我曾經看過被鐵夾子夾過的白鼻狸，整隻腳都被夾斷了。

又有一次，阿霞的稻草堆失火了。稻草堆在稻埕的一角，那種地方，不可能有火種，一定是有人放火。如果有人放火燒屋，怎麼辦呢？阿霞很憂慮。

不久，阿炎的大伯家的草堆也失火了。大家都懷疑是阿霞為了報復而放火的。

「你們看，我像是放火燒草堆的人嗎？」

她是說，她自己的草堆都被燒掉了，她可能是放火的人嗎？還是說，如果她想放火，絕不會只燒草堆呢？

「要不要去大眾廟咒誓？」

阿霞好像已感受到有人想陷害她。

種田的人都拜土地公，大眾爺是主掌賞罰的神，是法官，一般人都不敢隨便去咒誓。阿霞去土地公廟，只是想祈求農事順利，家裡平安而已。

也有村民認為，不應該讓阿霞進去廟裡。土地公雖然只是小神，阿霞做了那種事，已超過了一般的通姦，是身體很髒的人，怎麼可以去汙瀆神明呢。

其實，有人看過阿霞去土地公廟，而且不止一次。他們故意說她去那裡，並不是去祈求什麼，而是去會見那個叫「阿公爸」的情人。

關於這件事，女人和男人的做法，是有不同的。

男人關心的是土地、收成、道德和神明。男人，罵人、打人，多半是明來的。他們強調道理，有時連傷人、殺人，也在道理的範圍內。女人是更陰狠的。

女人，不和妳說話。以前，一起做田，一起種菜，一起洗衣服，一起上山撿柴，或上街賣菜的，現在全部都變成陌路人了。

女人不會直接罵妳、打妳。但是，她們的眼睛、鼻梁、嘴角，充滿著責備和侮辱的表情，甚至連眉毛都有動作。

「那有這樣的查某人，好像七世人（輩子）沒有見過男人。」

她們不但說妳去土地公塚會情人，還繪影繪聲說，看到兩人在那裡交媾。

「不要以為人死了，就不會做那種事。要知道，人是那個地方最後爛的。」

有一次，她們看到稻埕上，有一隻公雞在追逐一隻小母雞，而後把牠壓在地上。小母雞是第二代，算是公雞的女兒。實際上，鄉下人養雞，公雞只留一兩隻，其他的都闖起來。那些母雞，不止是第二代，甚至有五、六代了。

「哈、哈、哈。大家來看阿公爸。」

她們指公雞是阿公爸，小母雞當然是阿霞了。

更難堪的是，還有幾個小孩蹲在那裡看，嘴裡還不停地學著叫：

「阿公爸，阿公爸。」

阿霞的外家（娘家）也聽到了阿霞的遭遇，但是他們認為女兒嫁出去了，外家不應該干涉太多。後來，他們又覺得情況比想像的更嚴重，也想來給她一點助力。

他們住得很遠，只能在農忙的時候，過來幫助一下。他們也是農人，耕種的事也不是什麼難事。不過，村民有時也會敵視他們。有一次，阿霞自己的弟弟，晚間出去巡田水，還和村民吵架，被打成重傷。

外家也勸她乾脆把田地賣掉，回去附近再買一塊，也可以繼續耕作。阿霞不肯，她說那是阿炎的田，她是阿炎的妻子。

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是很辛苦的事。她更怕孩子會受到傷害。開始，阿炎還在，不過他是病人。她去田裡工作，就把孩子放在米籬裡挑出去，而後放在樹蔭下，或竹埕邊。她上街賣菜，也一樣。

她上街賣菜，有時也會碰到從村子裡出去的牛車，有時雖然是空車，他們也都不肯載她。孩子的名字叫阿國，到了阿國上學的時候，更多的問題就接踵而至。

從下埔仔到學校，大約要四十分鐘的路程。有時，小孩邊走邊跑，也要三十分鐘。農村的小

孩上學，都會相約，三五成群。阿國卻沒有人和他一起。他在路上碰到同村子裡的人，或外村的人，都會問他：「誰是你的老爸？」「是你的阿公嗎？」「揪揪揪，綰籃子挖魚鰱（提籃子翻泥鰱）。」

這種話，很快就傳到了學校，許多同學都這樣笑他。

同學不但笑他、罵他，還時常推他，甚至打他。有時一個、兩個、三個，有時一大群人。不但同學欺負他，有些老師也故意整他。老師問他問題，不會就罰他，有時叫他罰站，有時甚至把他趕出教室外。

阿霞只好把孩子寄託在外家了。她想人已嫁出去了，實在不願意再麻煩外家，但是孩子不能不上學。

新的學校，雖然離開家鄉很遠，消息還是很快的傳到了。雖然事態不像以前那麼嚴重，阿國還是很辛苦的讀完了小學，連初中也沒有考，一畢業就到台北去學日本料理了。

阿國做得很不錯。由小弟、助手而師傅，過了年，也自己開了一家日本料理店。不過，他是很少回家鄉的。有時，阿霞也會去台北看他。阿霞覺得，孩子是在心中，而不是在身邊。

實際上，變化最大的是阿霞本身，或者可以說是整個下埔仔。政府在一大片田地中央，開闢了一條三十公尺的大馬路。下埔仔的地價立即飛漲起來了。以前是用甲計算的田地，現在改用坪來計算了。而且一坪地的價錢，看來很有可能接近一甲地的地價了。

阿霞當時分到的地，是離家最遠，接近墓地；最貧瘠的赤仁土地。現在，大馬路就從她的土